

內部資料  
望勿外傳

# 一个人的遭遇

專集之一

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

# 一个人的遭遇

專集之一

(內部資料·望勿外傳)

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

## 編者說明

1. 为了有助于我国电影工作者較全面地了解苏联电影近况，我会編印一套苏联电影內部材料，供参考。

2. 由于这套材料系在匆忙中赶譯和編輯起来的，因此无论譯文和編輯方面都有很多缺点甚至錯誤，希同志们鑒諒。

3. 如引用譯文时請与我会外国电影研究室联系，以便核对原文，达到准确和不致有疏漏。

4. 本集为影片《一个人的遭遇》專集，共分一、二两集。第一集为原小說、文学剧本、影片镜头纪录本及作者簡介等。第二集为有关影片的一些評論文章选譯。苏联国内部分的文章系按發表的时间順序排列，有关国外評論部分，由于語言文字的限制收集得很不完全，希同志们諒解。

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

1963年2月

## 目 录

关于影片《一个人的遭遇》情况简介	( 1 )
《一个人的遭遇》(短篇小说) M·蕭洛霍夫	( 3 )
《一个人的遭遇》(电影文学剧本)	M·蕭洛霍夫 Ю·魯金 ( 51 ) Ф·沙赫馬果諾夫
《一个人的遭遇》(镜头纪录本)	(141)
附录:	
邦达尔丘克简介	(2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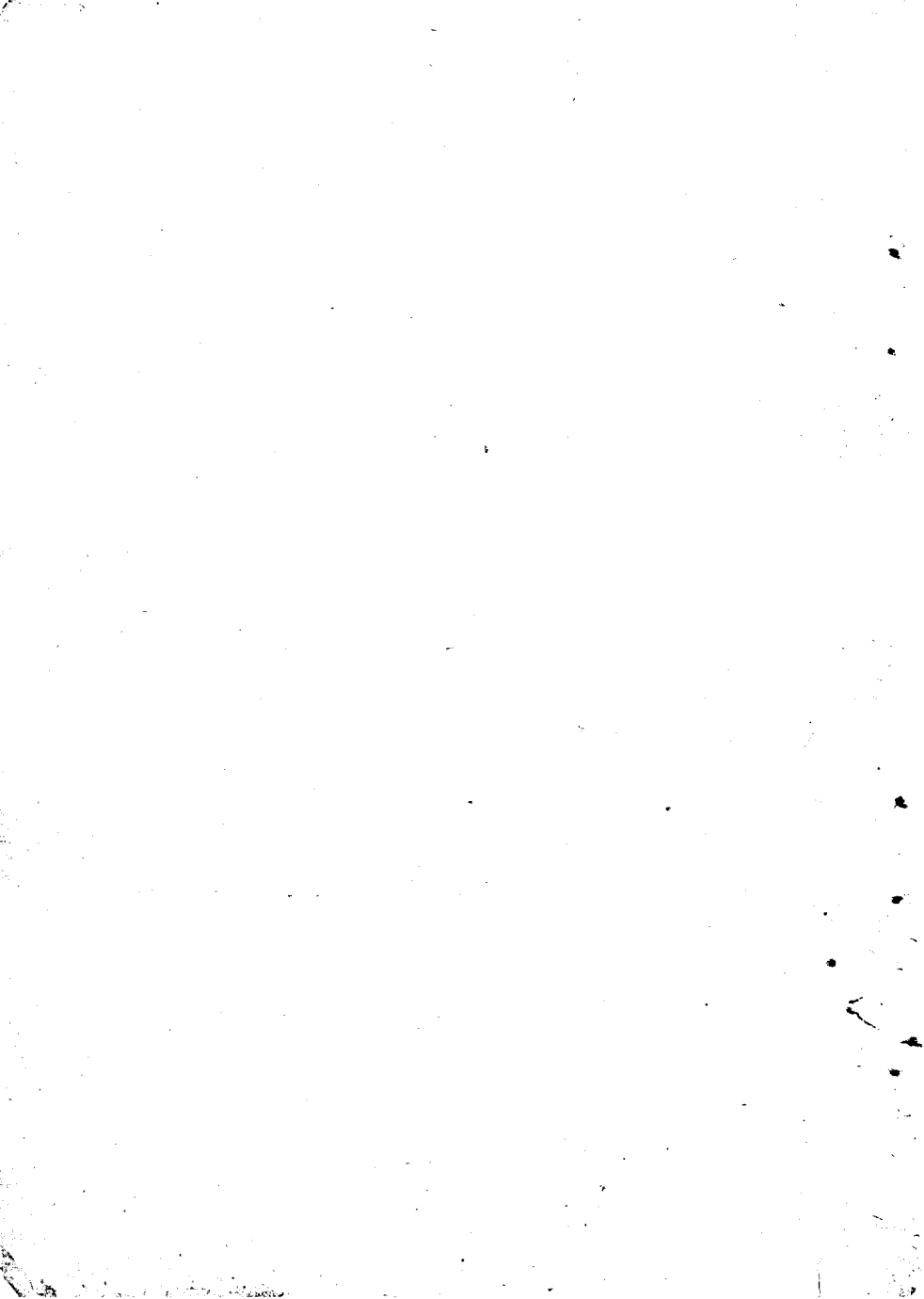
## 关于影片《一个人的遭遇》

### 情况简介

《一个人的遭遇》是苏联人民艺术家С·邦达尔丘克根据苏联著名作家М·蕭洛霍夫的短篇小说拍摄的电影。

原小说发表后会受到苏联国内的重视。影片拍成后受到苏联国内与国际上电影舆论的注意。

1959年该片参加第一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获得金质大奖。同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第十届劳动人民电影节获得特别主要奖。



# 一个人的遭遇

(短篇小说)

M·蕭洛霍夫

獻給1903年入黨的蘇共黨員

叶夫蓋尼雅·格里高利耶夫娜·列維茨卡雅



在頓河上游，战后的第一个春天显得特別爽朗，特別蓬勃。三月底，从亞速海一带吹来暖洋洋的春風，吹了两天两夜，可就把頓河左岸的沙滩清清楚楚地显露出来：草原上积雪的峡谷和山沟也膨胀起来，小河凿开冰面，汹涌奔流，这样一来，道路就簡直无法通行。

在这交通阻塞的倒霉的日子里，我正巧要到布康諾夫鎮去一下。距离不能算远，总共只有六十公里光景，但要走完这段路，可并不太簡單。我跟一个同志在日出以前出發。一对喂得飽飽的馬，紧紧地套上挽索，勉强拖着一輛沉重的篷車。車輪陷在混和着冰雪的湿漉漉的沙地里，一直陷到輪轂。一小时以后，在馬的腰部和大腿上，在后輪的細皮帶下，已經密密地出現了一圈圈白色的汗花，同时在早晨新鮮的空气里，强烈而醉人地散發着馬汗和暖烘烘的柏油的味兒，——馬具上塗过大量的柏油。

碰到馬特別难走的地方，我們就下車步行。浸水的雪在靴子底下發出吱咕吱咕的声音，走起来很吃力；而在道路的两旁还結着薄冰，被阳光照得像水晶一样閃閃發亮，

那里就更加难走。走了約莫六小时光景才走三十公里，来到叶藍卡河的渡口。

这条河并不大，在莫霍夫村前面，夏天里有几处常常干涸，如今在那赤楊丛生的河灣的沼地上，河水泛滥了可整整有一公里寬。要渡河就得乘一种不稳的平底小船，这种船載重不能超过三人。我們解下馬。在对岸集体农庄的倉庫里，有一輛飽經風霜的老爺吉普車在等着我們，这还是冬天留在那边的。我跟司机两人提心吊胆地跳上破旧的小船。那位同志和行李就留在岸上。船一解纜，在腐朽的船底里，水就像噴泉一样从好几个地方噴出来。我們用手头的一些东西堵上漏洞，一路上舀着船底的水。一小时以后，我們已經在叶藍卡河的对岸了。司机从村庄里放出車子，又走到船旁，拿起桨說：

“如果这条該死的小船在水里不垮台，大約再过两个鐘头可以回来，不会再早啦。”

村庄远在一边，埠头附近一片寂靜。这种冷靜的光景，只有在深秋和初春人烟稀少的地方才有。河里升起一片湿气，还送来烂赤楊的带溼的苦味，而从那迷失在紫色霧靄中的遙远的普里霍貝尔草原那边，輕風送来了刚从积雪底下解放出来的土地的永远新鮮而又难以捉摸的香气。

在离河滩不远的地方，橫着一片倒下的篱笆。我在篱笆上蹲下来，很想抽支烟，可是，伸手到棉袄的右边口袋里一摸，才發現那包“白海”牌紙烟已經湿透了，真是懊恼極了。在渡河的时候，波浪打低沉的船舷上潑进来，混

濁的河水一直冲到我的腰部。那时我可沒工夫想到紙烟，我得拋下槳，尽快地把水舀出去，使小船不至于沉沒。現在却深深地后悔自己的疏忽，同时小心翼翼地掏出那包浸过水的烟，重又蹲下身去，把潮湿变黄的烟卷一支支攤在篱笆上。

已經是中午了。太阳照得像五月里一样热。我希望紙烟很快晒干。太阳照得那么热，我簡直后悔不該穿兵士的棉袄褲出来。这是开春以来真正暖和的第一天。就这样独个兒坐在篱笆上，完全置身在寂靜和孤独中，并且摘下头上那頂旧的軍用暖帽，讓微風吹干因为用力划船而汗湿的头髮，茫然地凝視着那飄翔在淺藍色天空中的朵朵白云，真是愜意極了。

一会儿，我看見有个男人，从村庄尽头的房子后面走来。他手里拉着一个很小的男孩子，照身材看来大概五六岁；不会再多。他們吃力地朝埠头蹣跚走着，到汽車旁边，轉身向我走来。这是一个背有些駝的高个子，走到我面前，嗓子低沉地說：

“你好，老兄！”

“你好。”我握了握那只向我伸来的大而硬的手。

他向孩子俯下身去說：

“向伯伯問个好，乖兒子。你瞧，他也跟你爸爸一样，是个司机。只不过咱們开的是大卡車，他开的却是这种小車子。”

那孩子用一双天空一样清澈的藍眼睛朝我望望，露出

一絲笑意，大胆地伸給我一只粉紅色的冷冰冰的小手。我輕輕地握了握它，問：

“你这个老头兒，手怎么这样冷啊？天气那么暖和，可你却冻坏啦？”

小家伙显出天真动人的信任的神气，靠在我的膝盖上，惊奇地揚起一对淡白的眉毛。

“伯伯，我怎么是老头兒呢？我完全是个小孩子，我完全没有冻坏；手冷，那是因为抛过雪球啊。”

那父亲除下干癟的背囊，懶洋洋地在我的身旁坐下来說：

“带着这种客人真倒霉！他可把我累坏啦。你的步子迈得大一些，他就得跑步了。嘿，要迁就这种步兵真伤脑筋。原来只要一步，現在我得分三步走，可这样他还是跟不上我，好比烏龟跟不上馬。可你又得随时留意他。你一轉身，他不是溜到草地上去玩，就是在什么地方折下一条冰棍兒，像吃糖一样吃起来了。不，带着这种客人旅行，真不是男人干的事，何况还得步行呢。”他沉默了一下，然后問：“你怎么，老兄，是在等你的首長嗎？”

我覺得不好意思向他說明我不是司机，就回答說：

“得等一会啦。”

“他們要从对岸来嗎？”

“是的。”

“你知道船快到嗎？”

“怕要过两个鐘头吧。”

“有一陣等了。嗯，那咱們就来休息一下吧，反正我也不忙上哪兒去。剛才我走过来一看：有个自己的司机弟兄在晒太阳。就想，讓我去跟他一起抽陣烟吧。抽烟也罢，死去也罢，独个兒总很难受。你的日子倒过得不錯呀：抽紙烟。看来，你把紙烟弄湿了，是嗎？唉，老兄，浸过水的烟，好比害过病的馬，怎么也不中用啦。还是来抽抽我的辣烟草吧。”

他从草綠色罩褲的插袋里，掏出一只卷得像管子的、紅綢做的破旧烟荷包来。他解开烟荷包，我看到它角上綉着一行字：“送給亲爱的战士，列別江中学六年級女学生贈。”

我們吸着很辣的生烟草，沉默了好一陣。我正想問，他帶着孩子上哪兒去，有什么事逼他在这种泥濘的日子赶路，但他搶在我的前面問：

“你怎么，战争时期一直在開車嗎？”

“差不多一直在开。”

“在前綫嗎？”

“是的。”

“咳，老兄，我在那边可吃足苦头啦。”

他把一双黧黑的大手攔在膝盖上，拱起了背。我从側面望了望他，不知怎的忽然感到很难受……你們可曾看到过那种仿佛沉浸在極度悲痛中的、充滿了絕望的憂郁、叫人不忍多看的眼睛嗎？在这位偶然碰到的对談者的臉上，我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双眼睛。

他从篱笆上折下一条弯曲的枯枝，默默地拿它在沙土上划了一阵，划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图形，这才开了腔：

“有时候夜里睡不着觉，在黑暗中睁大一双眼睛想想：‘唉，生活，生活，你究竟为什么要那样折磨我？为什么要那样惩罚我？’不论黑夜，不论白天，我都得不到解答……不，永远得不到！”他忽然醒悟过来，亲热地推推儿子说：“去吧，宝贝，到河边玩去，在大河旁边孩子们总可以找到些什么的。不过得留神，别把脚弄湿了！”

刚才当我们默默地吸烟的时候，我偷眼瞧瞧这父子俩，就惊奇地发现一个我觉得很古怪的情况。孩子穿得很简单，但衣服的料子很坚固：一件旧的薄羊皮统子的上装，前襟长了些，不过很配身；一双玲珑的小皮靴，稍微宽大些，里面可以穿一双羊毛袜；上装的一只袖子曾经撕破过，却又很精细地缝上了，——这种种都说明一个女人的照顾，一双能干的母亲的手。父亲的样子可不同了：棉袄上有好几个地方烧了洞，给粗枝大叶地补上；破旧的草绿色裤子上的补丁，不是好好地缝上去，而是用稀稀落落的男人的针脚钉上去的；脚上穿着一双差不多全新的军用皮鞋，可是一双很厚的羊毛袜却给虫蛀破了，它们没有接触到女人的手……当时我心里想：“要不是个鳏夫，就是跟妻子的关系搞得不好。”

他用眼睛送走儿子，低沉地咳嗽了几声，重又开了腔。我全神贯注地听着：

“开头我的生活平平常常。我是伏罗尼什省人，1900

年生的。国内战争中参加过紅軍，是在基克維澤师里。在飢餓的1922年，上庫班給富农当牛馬，总算沒有餓死。可是父亲、母亲和妹妹都在家里餓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无亲无故，孤苦伶仃。嗯，一年后从庫班回家，卖掉小房子，来到了沃龙涅什城里。开头在木工合作社干活，后来进了工厂，当上了鉗工。不久結了婚。老婆是在幼兒園長大的。是个孤女。可真是个好姑娘！又快活，又溫柔，又聪明，又体贴，我可实在配不上她。她从小就知道生活的苦难，也許因此养成了这样的性格。旁人看来，她也不見得怎样出色，但是要知道，我可不是旁人，我看得清清楚楚。对我來說，天下沒有比她更漂亮更称心的人了，过去不會有过，将来也不会有！

“下工回家，筋疲力尽，有时候就凶得像个恶鬼。你粗声粗气对待她，她决不会用粗言粗語回答你。不，从来不会！她又嫻靜，又亲热，不知道怎样服侍你才好。收入虽然少，她还是努力讓你吃得又香又甜。你向她瞧瞧，气也消了，过一会儿就会去拥抱她，还会說：‘对不起，亲爱的伊林娜，我对你太粗暴了。你要知道，今天我干活很不順利。’于是我們又太太平平，我自己也覺得心安理得。嘿，老兄，你知道这对工作有怎样的意义？第二天早晨，我一骨碌起来，走到厂里，不論什么活到了手里，都順順当当，头头是道！瞧吧，家里有个賢慧的老婆，有着怎样的意义。

“有时候領到工錢，偶尔跟同志們去喝一杯。有时候

喝了酒回家，一路上踉踉跄跄，那副样子旁人看来一定很可怕吧。你会觉得大街太狭窄，当然更不用说小巷子了。那时候我是个强壮的小伙子，身体结实得像魔鬼，很能喝酒，即使醉了，也还能自己走回家去。不过，有时候最后一程路只好放了头档，那就是说爬了回去，但还是爬得到的。她可既不责备，也不叫嚷，更不吵闹。我的伊林娜只是笑笑，连笑也笑得很小心，怕我喝醉了酒动气。她一面给我脱鞋，一面喁喁地说：‘安德留沙，你靠壁睡吧，要不睡着了会从床上滚下来的。’嗯，我就像一袋麦子一样倒下了，什么东西都在眼睛前面晃动。只在睡意朦胧中，听到她用一只手轻轻地抚摩着我的头，嘴里喃喃地说些亲热的話，这是说，她在怜惜我……

“早晨她在上工前两小时把我叫起来，让我好活动活动身子。她知道，酒没有醒，我是什么东西也吃不下的。嗯，她就拿出一条腌黄瓜，或者还有什么松软的东西，又倒了一小杯伏特加，说：‘喝一点解解酒吧，安德留沙，只是别多喝了，我的好人儿。’难道还可以辜负这样的信任吗？我喝干酒，用一双眼睛默默地谢了她，又吻了吻她，乖乖地上工去了。如果在我喝醉的时候，她粗声粗气，吵吵闹闹，那么，老天爷在上，我到第二天还会去喝的。有些家庭就是这样子的，做老婆的傻得很。这种傻婆娘我可看多了，我知道的。

“不久我们有了孩子。先是生了个儿子，过了几年又生了两个姑娘……从此我跟同志们不再来往了。全部工钱



都拿回家去，家里人口也多了，根本想不到喝酒。碰到休息日喝一杯啤酒，而且只要一杯，决不多喝。

“在1929年，汽車吸引了我。学会了開車，就开起卡車来。后来着了迷，不想再回工厂了。我觉得開車有趣多了。就这么过了十年，也沒留意时光是怎么过去的。过得就像做了一场梦。嘿，十年算得了什么！你可以随便問問哪一个上了年紀的人，他可曾發觉日子是怎么过去的？什么也不会發觉的！往事就像那迷失在远远的霧中的草原。早晨我出来的时候，四下里什么都是清清楚楚的；可是走了二十公里，草原就給烟霧籠罩了，从这边望过去，已經分不清哪兒是树林，哪兒是野草，也分不清哪兒是耕地，哪兒是草地了……

“这十年間我日日夜夜地干着活。我的收入很好，我們的日子过得不比人家差。孩子們也叫人高兴：三个人學習的成績都很好，兒子阿拿多里对数学特別有才能，連中央的報紙都提到过他。他对这門科学哪来这么大的才能，嘿，老兄，可連我自己都不知道。不过这使我觉得臉上很光彩，我为他驕傲，是的，真为他驕傲！

“十年中間，我們稍微积蓄了一些錢，在战前盖了一座小房子，有两个房間，还有貯藏室和走廊。伊林娜又买了两只山羊。人生在世，还需要什么呢？孩子們吃的是牛奶糊，有房子住，有衣服穿，有鞋子穿，可以說心滿意足了。只是我的房子盖得不是地方。划給我的那塊地皮，离开飞机厂不远，只有里把路。①要是我的小房子盖在别的